

碧玉
血
劍

金庸

碧血劍

下集

金 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剑 (下)/金庸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5 (1995.8 重印) (1996.2 重印) (1996.11 重印)
(1997.6 重印)

(金庸作品集;4)

ISBN 7-108-00667-7

I. 碧… II. 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②长篇小说
-中国-现代 IV. I24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584 号

敬告读者

本书由查良庸先生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凡购买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原购书店
退换,售书店通过原批发渠道向我店退换。

责任编辑 苑兴华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125 印张 593.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印数 090,301-140,500 册

平装本定价(上下册):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351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375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399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	421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	447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473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人名都	503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	531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567
	袁崇焕评传		597





青青剑招变幻,突然之间,使的尽是虚招。西洋剑术中虽然也有佯攻伪击之法,但决没有如这般数十下尽是虚招的。那葡萄牙军官心中暗笑:“果然是女孩儿家,只会玩玩花巧。”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胡桂南待众人进房后，掩上房门，打开盒子，露出两只死白蟾蜍来。这对蟾蜍通体雪白，眼珠却血也般红，模样甚是可爱，却也不见有何珍异之处。胡桂南向铁罗汉笑道：“刚才我和老兄对掌，要是齐鸣呼哀哉，那也是大难临头，无法可施了。但如只是身受重伤，我却有解救之方。”指着白蟾蜍道：“这是产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睛冰蟾，任他多厉害的内伤、刀伤，只要当场不死，一服冰蟾，药到伤愈，真是灵丹妙药，无比神奇。要是中了剧毒，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程青竹问道：“如此宝物，胡大哥却哪里得来？”胡桂南道：“上个月我在河南客店里遇到一个采药老道，病得快死了，见他可怜，帮了他几十两银子，还给他延医服药。但他年寿已到，药石无灵，终于活不了。他临死时把这对冰蟾给了我，说是报答我看顾他的情意。”铁罗汉道：“这盒子倒也好看。”胡桂南道：“那老道本来放在一只铁盒里，可是拿去送礼，岂能不装得好看一点……”沙天亡笑道：“于是你妙手空空，到一家富户去取了这只金盒。”胡桂南笑道：“沙寨主料事如神，佩服，佩服！那本是开封府刘大财主的小姐装首饰用的。”众人一齐大笑。

胡桂南道：“刚才我两人险些儿携手齐赴鬼门关，拚斗之时我心中在想，我和铁罗汉大哥若得侥幸不死，我就自服一只冰蟾，再拿一只救他性命。我两人又无怨仇，何必为了一把臭便壶，搞出人命大事？”铁罗汉笑道：“那倒生受你了。”众人又都大笑。

胡桂南道：“总而言之，这两只冰蟾，已不是我的了。”双手举起金

盒，送到袁承志面前道：“不敢说是报答，只是稍表敬意。请相公赏脸收下了。”

袁承志愕然道：“那怎么可以？这是胡兄要送给孟老爷子的。”胡桂南道：“若不是相公仗义相救，兄弟非死即伤，这对冰蟾总之是到不了孟老爷子手中啦。至于寿礼嘛，不是兄弟夸口，手到拿来，随处即是，用不着操心。”袁承志只是推谢。胡桂南有些不高兴了，说道：“这位相公既不肯见告姓名，又不肯受这冰蟾，难道疑心是兄弟偷来的，嫌脏不要么？”袁承志道：“胡兄说哪里话来？适才匆忙，未及通名。小弟姓袁名承志。”

铁罗汉和胡桂南同时“啊”的一声惊呼。胡桂南道：“原来是七省盟主袁大爷，怪不得如此好身手。袁大爷率领群雄，在锦阳关大破鞑子兵，天下无不景仰。”铁罗汉道：“我先几日听到这消息，不由得伸手大打我自己耳光。”众人愕然不解。青青道：“为甚么打自己耳光？”铁罗汉道：“我恼恨自己运气不好，没能赶上打这一场大仗，连一名鞑子兵也没杀到。”众人又都被他逗得笑了起来。

袁承志道：“胡大哥既然定要见赐，兄弟却之不恭，只好受了，多谢。”双手接了过去，放在怀里。胡桂南喜形于色。

袁承志回到自己房里，过了一会，捧着一株朱红的珊瑚树过来。那珊瑚树有两尺来高，遍体晶莹，难得的是无一处破损，无一粒沙石混杂在内，放在桌上，登觉满室生辉，奇丽无比。胡桂南吃了一惊，说道：“兄弟豪富之家到过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长大完美的珊瑚树。只怕只有皇宫内院，才有这般珍物。这是袁相公家传至宝吧？真令人大开眼界了。”

袁承志笑道：“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这件东西请胡兄收着，明儿到了保定府，作为贺礼如何？”胡桂南惊道：“那太贵重了。”袁承志道：“这些赏玩之物，虽然贵重，却无用处，不比冰蟾可以救人活命。胡兄快收了吧。”胡桂南只得谢了收起。他和铁罗议见袁承志出手豪阔，心下都暗暗称奇。

次日傍晚到了保定府，众人先在客店歇了，第二天一早到孟府送礼贺寿。

孟伯飞见了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三人的名帖，忙亲自迎接出来。他早知袁承志年轻，还道必有过人之处，此刻相会，见他只是个黝黑少年，形貌平庸，不觉一愣，老大不悦，心想：“七省的英雄好汉怎地颠三倒四，推举这么个毛头小伙子做盟主？”但众人远道前来拜寿，自然是给自己极大面子，于是和大儿子孟铮，二儿子孟铸连声道谢，迎了进去，互道仰慕。袁承志见孟伯飞身材魁梧，须发如银，虽以六旬之年，仍是声若洪钟，步履之间更是稳健异常，想是武功深厚。两个儿子均在壮年，也都英气勃勃。

说话之间，孟伯飞对泰山大会似乎颇不以为然，程青竹谈到泰山之会，他都故作不闻，并不接口。过了一会，又有贺客到来，孟伯飞说声：“失陪！”出厅迎宾去了。青青心道：“这人号称盖孟尝，怎么对好朋友如此冷淡？原来是浪得虚名。早知他这么老气横秋的，就不来给他拜甚么寿了。老家伙我还见得不够多么？”

家丁献过点心后，孟铸陪着袁承志等人到后堂去看寿礼。这时孟伯飞正和许多客人围着一张桌子，赞叹不绝。见袁承志等进来，孟伯飞忙抢上来谢道：“袁兄、夏兄送这样厚礼，兄弟如何克当？”袁承志道：“老前辈华诞，一点儿敬意，太过微薄。”

众人走近桌边，只见桌上光彩夺目，摆满了礼品，其中袁承志送的白玉八骏马，青青送的翡翠玉西瓜，尤其名贵。胡桂南送的珊瑚宝树也很抢眼。

孟伯飞对袁承志被推为七省盟主一事，本来颇为不快，但见他说话谦和，口口声声老前辈，送的又是这般珍贵非凡的异宝，足见对自己十分尊重，觉得这人年纪虽轻，行事果然不同，不觉生了一份好感，说话之间也客气得多了。

各路贺客拜过寿后，晚上寿翁大宴宾朋。盖孟尝富甲保定，素来爱好交友，这天六十大寿，各处来的贺客竟有三千多人。孟伯飞掀须大乐，向各路英豪不停口的招呼道谢。大厅中开了七八十席。位望

不高、辈份较低的宾客则在后厅入席。

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三人都给让在居中第一席上，孟伯飞在主位相陪。在第一席入座的还有老英雄鸳鸯胆张若谷，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同知、永胜镖局的总镖头董开山，此外也都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群豪向寿翁敬过酒后，猜拳斗酒，甚是热闹。饭酒正酣，一名家丁匆匆进来，捧着一个拜盒，走到孟铮身边，轻轻说了几句。孟铮正陪客人饮酒，一听家丁说话，忙站起来，走到孟伯飞身旁，说道：“爹，你老人家真好大面子，神拳无敌归二爷夫妇，带了徒弟给您拜寿来啦。”孟伯飞一愣，道：“我跟归老二素来没交情啊！”揭开拜盒，见大红帖子上写着：“养弟归辛树率门人敬贺”几个大字，另有小字注着“菲仪黄金十两”，帖子旁边放着一只十两重的金元宝。孟伯飞心下甚喜，向席上众宾说声：“失陪。”带了两个儿子出去迎客。不多时，只见他满面春风，陪着归辛树夫妇、梅剑和、刘培生、孙仲君五人进来。归二娘手中抱着那个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孩子归钟。袁承志早站在一旁，作了一揖，道：“二师哥，二师嫂，您两位好。”归辛树点点头道：“嗯，你也在这里。”归二娘哼了一声，却不理睬。袁承志道：“师哥师嫂请上座，我与剑和他们一起坐好啦。”孟伯飞听袁承志这般称呼，笑道：“好哇，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哥撑腰，别说七省盟主，就是十四省盟主，也好当呀！”言下之意，似是说袁承志少年得意，当上七省盟主，全是仰仗师兄的大力。袁承志微微一笑，也不言语。归辛树这些日子忙于为爱子觅药，尚不知泰山大会之事，愕然道：“甚么盟主？”孟伯飞笑道：“我是随便说笑，归二哥不必介意。”当下请归氏夫妇在鸳鸯胆张老英雄下首坐了。众贺客均是豪杰之士，男女杂坐，并不分席。袁承志自与梅剑和等坐在一桌。程青竹和沙天广却去和哑巴、青青同席。客席向未设齐，才过十六天，又交重阳节。归辛树与孟伯飞等互相敬酒。各人喝了三杯后，永胜镖局总镖

头董开山站起身来，说道：“兄弟酒量不行，各位宽坐。兄弟到后面歇一下。”归辛树冷然道：“我们到处找董镖头不到，心想定在这里，果然不错。”董开山神色尴尬，说道：“兄弟跟归二爷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归二爷何必苦苦我我？”众人一听此言，都停杯不饮，望着二人。虽丢了脸，孟伯飞笑道：“两位有甚么过节，瞧兄弟这个小面子，让兄弟来排解排解。”说到排难解纷，于他实是生平至乐。董开山道：“在下久仰归二爷大名，一向是很敬重的，只是素不相识，不知何故一路追踪兄弟。”

归二爷和归三爷两，来听，心中雪亮，好啊，你们两人都不是诚心给老夫拜寿来着。原来一个是避难，一个是追人。这姓董的既然瞧得我起，到了我屋里，总不能让他吃亏丢人。”于是对归辛树道：“归二爷有甚么事，咱们过了今天慢慢再谈。大家是好朋友，总说得开。”

归辛树不善言辞，归二娘一指手中孩子，说道：“这是我们三爷三房独挑单传的儿子，眼见病得快死啦。想求董镖头开恩，赐几粒药丸，救了这孩子一条小命。我们夫妇永感大德。”孟伯飞道：“那是应该的。”转头对董开山道：“董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是归三爷这样的大英雄求你。甚么药丸，快拿出来吧！你瞧这孩子确是病重。”董开山道：“这茯苓首乌丸倘若是兄弟自己的，只须归二爷一句话，兄弟早就双手奉上了。不过这是凤阳总督马大人进贡的贡品，着落永胜镖局送到京师。若有失闪，兄弟不能再在江湖上混饭吃，那也罢了，可是不免连身家性命也都难保，只好请归三爷高抬贵手。”

众人听了这话，都觉事在两难。冯同知一听是贡物，忙道：“贡物就是圣上的东西，哪一个大胆敢动？”归二娘道：“哼，就算是玉皇大帝的，这一次也只得动上一动了。”冯同知喝道：“好哇，你这女人想造反么？”归二娘大怒，伸筷在碗中夹起一个鱼圆，乘冯同知嘴还没闭，嘿的一声，掷入了他的口中。冯同知一惊，哪知又是两个鱼圆接连而来，把他的嘴塞得满满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登时狼狈不堪。

老英雄张若谷一见大怒，心想今天是孟兄弟的寿辰，这般搞法岂不是存心捣蛋，随手拿起桌上一只元宝形的筷架，用力一拍，筷架整

整齐齐的嵌入了桌面之中。

归辛树手肘靠桌，潜运混元功内力向下一抵，全身并未动弹分毫，嵌在桌面里的筷架突然跳出，撞向张若谷脸上。张若谷急忙闪避，虽未撞中，却已显得手忙脚乱。他满脸通红，霍地站起，反手一掌，将桌面打下一块，转身对孟伯飞道：“孟老弟，老哥哥在你府上丢了脸了。”说着大踏步向外就走。职司招待的两名孟门弟子上前说道：“张老爷子不忙，请到后堂用杯茶吧。”张若谷铁青着脸，双臂一张，两名弟子踉跄跌开。

孟伯飞怫然不悦，心想好好一堂寿筵，却给归辛树这恶客赶到闹局，以致老朋友不欢而去，正要发话，冯同知十指齐施，已将两个鱼圆从口中挖了出来，另外一个却终于咽了下去，哇哇大叫：“反了，反了，这还有王法吗？来人哪！”两名亲随还不知老爷为何发怒，忙奔过来。冯同知叫道：“抬我大关刀来！”

原来这冯同知靠着祖荫得官，武艺低微，却偏偏爱出风头，要铁匠打了一柄刃长背厚、镀金垂缨、薄铁皮的空心大关刀，自己骑在马上，叫两名亲兵抬了跟着走，务须口中杭育、杭育，叫声不绝，装作十分沉默、不胜负荷的模样，他只要随手一提，却是轻松随便。旁人看了，自然佩服同知老爷神力惊人。他把“抬我大关刀来”这句话说顺了口，这时脾气发作，又喊了出来。两名亲随一愣，这次前来拜寿，并未抬这累赘之物，一名亲随当即解下腰间佩刀，递了上去。

孟伯飞知他底细，见他装模作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连叫：“使不得。”

冯同知草菅人命惯了的，也不知归辛树是多大的来头，眼见他是个乡农模样，哪放在心上？接过佩刀，挥刀搂头向归二娘砍去。归二娘右手抱着孩子，左手一伸，弯着食中两指钳住了刀背，问道：“大老爷，你要怎样？”

冯同知用力一拉，哪知这把刀就如给人用铁钳钳住了，一拉之下，竟是纹丝不动。他双手握住刀柄，用力往后拉夺，霎时间一张脸胀得通红，手中虽无大关刀，但脸如重枣，倒也宛若关公，所差者也不

过关公的丹凤眼变成了冯公的斗鸡眼而已。归二娘突然放手。冯同知仰天一交，跌得结结实实，刀背砸在额头之上，登时肿起了圆圆一块，有似适才他吞下肚去的鱼圆钻上了额头。两名亲随忙抢上扶起。冯同知不敢再多说一句，手按额头，三脚两步的走了。只听他出了厅门，一路大声喝骂亲随：“混帐王八蛋！就是怕重偷懒，不抬老爷用惯了的大关刀来。否则的话，还不是一刀便将这泼妇劈成两半。”

董开山趁乱想溜。归辛树道：“董镖头，你留下丸药，我决不难为你。”董开山受逼不过，站到厅心，叫道：“姓董的明知不是你神拳无敌的对手。性命是在这里，你要，就来拿去吧。”归二娘道：“谁要你性命？把丸药拿出来！”

孟伯飞的大儿子孟铮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归二爷，我们孟家可没得罪了你，你们有过节，请到外面去闹。”归辛树道：“好，董镖头，咱们出去吧。”董开山却不肯走。

归辛树不耐烦了，伸手往他臂上抓去。董开山向后一退，归辛树手掌跟着伸前。董开山既做到镖局子的总镖头，武功自然也非泛泛，眼见归辛树掌到，疾忙缩肩，出手相格，却哪碰得到对方手掌？但听得嗤的一声，肩头衣服已被撕下了一块。

孟铮抢上前去，挡在董开山身前，说道：“董镖头是来贺寿的客人，不容他在舍下受人欺侮。”归二娘道：“那怎样？我们当家的不是叫他出去吗？”孟铮道：“你们有事找董镖头，不会到永胜镖局去找？干么到这里搅局？”言下越来越不客气。归二娘厉声道：“就算搅了局，又怎么样？”这些日子来她心烦意乱，为了儿子病重难愈，自己的命也不想要了，否则以孟伯飞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她决不能如此上门胡来。

孟伯飞气得脸上变色，站了起来，道：“好哇，归二爷瞧得起，老夫就来领教领教。”孟铮道：“爹爹，今儿是您老人家好日子。儿子来。”当下命家丁在厅中搬开桌椅，露出了一片空地，叫道：“你们要搅局，索性大搅一场。归二爷，这就请显显你的神拳无敌。”

归二娘冷笑道：“你要跟我们当家动手，再练二十年，还不知成不

成？”

孟铮武功已尽得孟伯飞快活三十掌的真传，方当壮年，生平少逢敌手，虽然久闻神拳无敌的本名，但当着数千宾朋，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喝道：“归老二，你强凶霸道，到这里来撒野！孟少爷拳头上只要输给了你，任凭你找董镖头算帐，我们孟家自认没能耐管这件事。要是胜了你，却又怎样？”归辛树不爱多言，低声道：“你接得了我三招，归老二跟你磕头。”旁人没听见，纷纷互相询问。孟铮怒极而笑，太声说道：“各位瞧这人狂不狂？他说只要我接得他三招，他就向我磕头。哈哈，是不是啊，归二爷？”

归辛树道：“不错，接招吧！”呼的一声，右拳“泰山压顶”，猛击下来。

这时青青已站到袁承志身边，说道：“你的师哥学了你的法子。”袁承志道：“怎么？”青青道：“你跟他徒弟比拳，不也是限了招数来让他接么？”袁承志道：“这姓孟的不识好歹，他哪知我师哥神拳的厉害。”

孟铮见对方拳到，硬接硬架，右臂用力一挡，左手随即打出一拳。两人双臂一交，归辛树心道：“此人狂妄，果然有点功夫。”乘他左拳打来，左掌啪的一声，打在他左肘之上，发力往外一送。哪知孟铮的功夫最讲究马步坚实，这一送竟只将他推得身子晃了几晃。袁承志低声道：“糟糕，这一招没打倒了他，姓孟的要受重伤。”但见归辛树又是一掌打出，孟铮双臂奋力抵出，猛觉一股劲风逼来，登时神智胡涂，仰天跌倒，昏了过去。

众人太声惊呼。孟伯飞和孟铸抢上相扶，只见孟铮慢慢醒转，口中连喷鲜血，一口气渐渐接不上来。归辛树刚才一送没推动他，只道他武功果高，第三掌便出了全力。孟铮拚命架得两招，力气已尽，这第三招就算是轻轻一指，也就倒了，这股掌力排山倒海而来，哪里禁受得住？归辛树万想不到他已经全然无力抵御，眼见他受伤必死，倒也颇为后悔。

丁甲神丁游和孟铸两人气得眼中冒火，齐向归辛树扑击。孟伯

飞给儿子推宫过血，眼见他气若游丝，不禁老泪泉涌，突然转身，向归辛树打来。归辛树见正点子董开山乘机想溜，身子一挫，从王游与孟铸拳下钻了过去，伸指在董开山肋下一点。董开山登时呆住，一足在前，一足在后，一副向外急奔的神气，却是移动不得半步，嘴里兀自在叫：“归老二，老子……老子跟你拚了！”

这时孟伯飞已与归二娘交上了手，两人功力相当，归二娘吃亏在抱了孩子，被他势如疯虎般的一轮急攻，迭遇险招。梅剑和刘培生、孙仲君三人也已和孟门弟子打得十分激烈。袁承志道：“我师哥师嫂跟我很有嫌隙，我若出头相劝，事情只有更糟，且看一阵再说。”

这时归辛树上前助战，不数招已点中了孟伯飞的穴道。只见他大厅中中东一晃，西一闪，片刻之间，已将孟家数十名弟子亲属全都点中了穴道。这些人有的伸拳，有的踢足，有的弯腰，有的扭头，姿势各不相同，然而个个动弹不得，只是眼珠骨碌碌的转动。贺客中虽有不少武林高手，但见神拳无敌如此厉害，哪个还敢出头？

归二娘对梅剑和道：“搜那姓董的。”梅剑和解下董开山背上包裹，在他身上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却哪里有茯苓首乌丸的踪影？归辛树解开他穴道，问道：“丸药放在哪里？”

董开山道：“哼，想得丸药，跟我到这里来干甚么？”亏你是老江湖了，连这金蝉脱壳之计也不懂。”归二娘怒道：“甚么？”董开山道：“丸药早到了北京啦。”归二娘又惊又怒，喝道：“当真？”董开山道：“我仰慕孟老爷子是好朋友，专诚前来拜寿。难道明知你们想抢丸药，还会把这东西带上门来连累他老人家？”

袁承志走到袁承志身边，低声道：“袁相公，这镖头扯谎。”

袁承志道：“怎么？”胡桂南道：“他的丸药藏在这里。”说着向“寿”字大锦轴下的一盘寿桃一指。袁承志很是奇怪，低声问道：“你怎知

道？”胡桂南笑道：“这些江湖上偷偷摸摸的勾当，别想逃过我的眼睛。”青青在一旁听着，笑道：“旁人想在神偷老祖宗面前搞鬼，当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了。”胡桂南笑道：“姓胡的别的能为是没有，说到偷偷摸摸甚么的勾当，却输不了给人。这姓董的好刁滑，他料到归二爷定会追来，因此把丸药放在寿桃之中，等对头走了，再悄悄去取出来。”

袁承志点点头，从人丛中出来，走到孟伯飞身边，伸掌在他“璇玑”、“神庭”两穴上按捏推拿几下，内力到处，孟伯飞身子登时活动。

归二娘厉声道：“怎么？你又要来多管闲事？”把孩子往孙仲君手里一送，伸手往袁承志肩头抓来。袁承志往左一偏，避开了她一抓，叫道：“师嫂，且听我说话。”

孟伯飞筋骨活动之后，左掌“瓜棚拂扇”，右掌“古道扬鞭”，连续两掌，向归二娘拍来。他这快活三十掌驰誉武林，自有独得之秘，遇到归辛树时棋差一着，缚手缚脚，但与归二娘却不相上下。两人拳来掌往，迅即交了十多招。归辛树道：“你让开。”归二娘往左闪开。孟伯飞右掌飞上。归辛树侧拳而出，不数招又已点中了他的穴道。袁承志若再过去解他穴道，势必跟师哥动手，当下只有皱眉不动。

归二娘脾气本来暴躁，这时爱子心切，行事更增了几分乖张，叫道：“姓董的，你不拿药出来，我把你两条臂膀折了。”左手拿住董开山手腕，将他手臂扭转，右拳起在空中，只要往下一落，一拳打在肘关节上，手臂立时折断。董开山咬紧牙关，低声道：“药不在我这里，折磨我也没用。”贺客中有些人瞧不过眼，挺身出来叫阵。

袁承志眼见局面大乱，叫道：“大家住手！”叫了几声，无人理睬，心想：再过得片刻，若是杀伤了人命，那就难以挽救，非快刀斩乱麻不可，突然纵起，落在孙仲君身旁，左手一招“双龙抢珠”，食中二指往她眼中挖去。孙仲君大惊，疾忙伸右臂挡架。岂知他这一招只是声东击西，乘她忙乱中回护眼珠，右掌在她肩头轻轻一推，孙仲君退开三步，孩子已被他抢了过去。孙仲君大惊，高叫：“师父，师娘！快，快，他……”

归辛树夫妇回过头来，袁承志已抱着孩子，跳上一张桌子，叫道：“青弟，剑！”青青掷过剑去，袁承志伸左手接住了，叫道：“大家别动手，听我说话。”

归二娘红了眼睛，嘶声叫道：“小杂种，你敢伤我孩子，我……我跟你拚了！”说着要扑上去拚命。归辛树一把拉住，低声道：“孩子在他手里，别忙。”袁承志道：“二师哥，请你把孟老爷子的穴道解开了。”归辛树哼了一声，依言将孟伯飞穴道拍开。

袁承志叫道：“各位前辈，众家朋友。我师哥孩子有病，要借贪官马士英的丸药救命，可是这位董镖头甘心给赃官卖命，我师哥才跟他过不去。孟老爷子是好朋友，今日是他老人家千秋大喜之日，我们决不会有意前来打扰。”众人一听，都觉奇怪，明明见他们师兄弟互斗，怎么他却帮师兄说起话来了。归氏夫妇更加惊异。归二娘又叫：“快还我孩子！”

袁承志高声道：“孟老爷子，请你把这盘寿桃掰开来瞧瞧，中间可有点儿古怪。”董开山一听，登时变色。孟伯飞不知他葫芦里卖甚么药，依言掰开一个寿桃，只见枣泥馅子之内露出一颗白色蜡丸，不禁一呆，一时不明白这是甚么东西。袁承志高声说道：“这董镖头要是真有能耐给赃官卖命，那也罢了，可是他心肠狠毒，前来挑拨离间，要咱们坏了武林同道的义气。孟老爷子，这几盘寿桃是董镖头送的，是不是？”孟伯飞点点头。袁承志又道：“他把丸药藏在寿桃之内，明知寿桃一时不会吃，等寿筵过了，我师哥跟孟老爷子伤了和气，他再偷偷取出，送到京里，岂不是奇功一件？”

他一面说，一面走近桌边。青青也过来相助。两人把寿桃都掰了开来，将馅里所藏的四十颗丸药尽数取出。袁承志捏破一颗蜡丸，一阵芳香扑鼻，露出龙眼大一枚朱红丸药来。他叫青青取来一杯清水，将丸药调了，喂入孩子口中。那孩子早已气若游丝，也不哭闹，一口口的都咽入了肚里。归二娘双目含泪，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心想今天若不是小师弟识破机关，不但救不了儿子的命，还得罪了不少英雄豪杰，累了丈夫一世英名。